



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·出版扶持专项

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

维吾尔族卷·下

中国作家协会编

作家出版社

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

维吾尔族卷·下

中国作家协会编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·维吾尔族卷：全2册 /
中国作家协会 编. -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3.12
ISBN 978-7-5063-7204-6

I. ①新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少数民族文学－作品综合
集－中国－当代 ②维吾尔族－少数民族文学－作品综合
集－中国－当代 IV. ①I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88388号

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·维吾尔族卷 (全2册)

编 者：中国作家协会

责任编辑：那 耘 李亚梓

装帧设计：曹全弘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 刷：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70×240

字 数：775千

印 张：47.5

版 次：2013年12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204-6

定 价：65.00元 (全2册)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泪湿眉睫

图尔逊江·穆罕默德/著
苏德新/译

一

穆纳瓦尔刚忙完手头的工作，伫立窗前，仰望深秋的天空出神。这时，电话铃突然响了。“喂！你好，你是穆纳瓦尔吗？”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。打电话的女人的声音是那么熟悉。可是，又想不起她是谁来。“我就是，”她匆匆回答说，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阿迪莱啊！”穆纳瓦尔眼前一亮。在她脑海里，立刻浮现出警校的同学阿迪莱圆圆的脸蛋。她们已经多年未见面了。

“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我在苏勒坦麻扎。”她回答说，“那你稍等等，要不了五分钟我就赶到了。”穆纳瓦尔挂了电话，飞快地冲出办公室。她到路口挡了个的，正如她自己说的那样，五分钟内便赶到了城郊的苏勒坦麻扎。

“你出门前咋不给我打个电话呢？”穆纳瓦尔对她道。

“我原想一个人悄悄出来，谁也不让知道，给萨比尔上个坟就回去。可是，我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坟了，所以只有麻烦你了……”

“那你也不能干待在这里呜呜呜地哭呀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岂不是提着水桶到渠里打水，又空提着个水桶回去啦？”



阿迪莱摇着头说，“真是的，如果能找到他弟弟杰乌兰的电话号码该多好啊！”

一听说杰乌兰的名字，穆纳瓦尔的脑子就像换了电池的收音机响起来了。

“我知道他的电话号码，”咋没想到他呢，她说，“他现在和我在一个所里工作。你等等，我这就叫他来。”

穆纳瓦尔掏出手机。“喂，你是杰乌兰吗？我是户籍科的穆纳瓦尔，嗯，如果你不忙的话，赶快到苏勒坦麻扎来一趟好吗？嗯，那就快点儿吧。”

车终于来了，车上下来一个身材高大的人。在她眼里，看到从车上下来的不是杰乌兰，而是他的哥哥萨比尔。兄弟俩长得竟一模一样。

“杰乌兰，”穆纳瓦尔轻声说，“你先把我们领到萨比尔的坟前去吧。”杰乌兰点点头，他们沿着坟冢边的小路——长满自生自灭的骆驼刺和白刺丛——走着。绕过一段小路后，在一墩红柳遮掩下的坟冢前停下了。枝繁叶茂的红柳，粉艳艳的碎花散发出阵阵清香，零零碎碎长出的芦苇的叶子也发黄了。坟冢上方的木架有些歪到一边了，坟头的定向杆也快要倒了。阿迪莱哭泣着跪倒在坟前，失声痛哭起来。

“原谅我萨比尔，这么多年了，我没来看你，没来给你上坟。这不是我的本意，只因路途遥远，加上生活所迫，我确实是无奈啊萨比尔，也许，我的无奈，你的灵魂也看到了吧。我来这里，不是洗净我自己，而是来看你孤独的灵魂的萨比尔。我知道你想我了，所以，每天你都来到我的梦里，来吧，那就让你安息的灵魂拥抱我吧！我就在你身边，看到我了吗？我渴望着你的灵魂。把我搂进你的怀里吧！亲爱的萨比尔，把我带你身边去吧！”

阿迪莱围着坟墓转了一圈，捡拾着散落在地上的苇叶，不知从哪里刮来的纸屑，和在太阳的暴晒下已经风化了了的塑料袋。她认真地捡拾着这些垃圾，她的每个动作都渗透着对萨比尔的怀念之情。她环坟墓转了几圈，把所有的垃圾都捡拾了起来。

“阿迪莱，天快黑了，我们回去吧，你所做的萨比尔的亡灵一定会欣慰的，这样吧，给明天也留点儿事情，以后我们还要来吧？”

他们到大十字时，太阳早就藏进哪个不知名的洞里去了。粉红的晚霞隐去，显得低低的天空浓浓的夜幕降临了。汽车径直开到路边一栋六层楼前停下了。

穆纳瓦尔进屋开灯后，屋内有淡淡的月季花香和女人特有的气味。“你先去洗洗吧，”穆纳瓦尔说，“等会儿饭就做好了，吃过饭我想跟你彻夜长聊呢，



你如果不嫌累的话。”

等她们躺在舒舒服服的床上已经很晚了，阿迪莱洗了澡，换了衣服，吃了热饭，精神好多了。也没等穆纳瓦尔请，她就上了床，把裹着毛巾的头靠在了丝绒枕头上了。路途劳累的她，身体顿感轻松，感觉像融化在鸭绒被里似的。

二

“阿迪莱，离开学校后，你都去了哪里？当初，同学们说你们去萨比尔的家乡了，又过了一年，假期回来又听说萨比尔死了，我打问你时说是回家了，从此你便杳无音信了。我问你们家乡的同学，他们说你在乌鲁木齐。我出差到乌鲁木齐，找过你多次也没找到你，这次你是怎么找到我的电话号码的？在学校时，我们亲密无间，可是，过去这么多年，那儿也没你的音信。每当想起你，我就很难过。这下你得从头像说说。”

阿迪莱深深地叹息着。此刻她的心海中泛起了滚滚的波浪。在那么漫长的岁月里，给她留下的东西真是太多了。那一次，对于一个女生来说，当她经历了最危险、昭示着死亡气息的当口，她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女孩生在这个世界上，原本就是一个错误。是的，她是怀着无限憧憬、带着父母的无限期望和寄托来到警校的。在警校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一年。学习也是那么开心，对每个高校学生来说，都会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，这一年，就那么匆匆而过。可是，一切灾祸都是从第二年开始的。她不由自主地喜欢上班里不说多余的话、对谁都热情温和的萨比尔。萨比尔学习勤奋，思维方法独特，在各种案件分析中都有独特的见解，他是个人人见了人人夸的少言寡语的小伙子。他有时围绕法律问题撰写的文章，还发表在校刊或法制报上。同学们也津津乐道地夸赞他说，我校未来会培养出一个优秀的法律专家。他不仅在这个班里，就是在全校也是女生们追捧的帅哥。

对十八岁的男女青年来说，爱情是个难以逾越的关口。我并不是说，到了这个年龄，谁也跨不过这个关口。新学年开始不久，阿迪莱平静的心灵天空，也听到萨比尔这个白鸽的鸽哨了。在蔚蓝的天空，有只白鸽自由地翻着跟头，不停地忽闪的翅膀下，发出嘹亮的鸽哨声，开始扇醒少女多情的神经。

对有些问题，我们的看法惊人的一致。因此，萨比尔有时也情不自禁地



接近我。在那时，我也看到，从班里有的女生眼里射出的妒火。我每次与萨比尔在一起讨论问题时，我就觉得，能与这个白马王子待上片刻，心里也高兴。他总能激起女生们心中的妒火，这也使我感到沾沾自喜。结果，我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萨比尔爱的相约，并毫无设防地同意了。

无比甜蜜的爱情，的确给我们带来了提起来放不下的痛苦。譬如一个甜瓜，它越甜，人就越想吃。可是，吃得太多，它可能使人得糖尿病。从来都是甜过头了就是苦。再譬如那个甜瓜吧，如果它过早地坏了，就会变成比毒还苦的东西。他们以甜蜜开始的爱情，也像过早地坏了的甜瓜一样，以苦味而结束。这与我俩都有关系。

那次，我上山去游玩。乌鲁木齐的南山区，当时在人们心目中，都说是自然风景名胜区。有一天，萨比尔约我到那里去玩。

“阿迪莱，”萨比尔的眼睛麦吉依似的盯着我说，“人们都说南山是上苍造化的爱情圣地。我若邀你去那里，你不会不去吧？”

“我是不会辜负你的心的萨比尔，如果说那里是为爱情造化的，那么我们也是为爱情造化的，只要你开口，我绝不会说不。”

“那就这个星期天，利用休息日我们去吧，你准备准备。”

“好啊……”

一切都在那个为爱情造化的神圣的山里发生了。我俩——沉浸在幸福之中的阿迪莱与激动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火焰的萨比尔。按照我们盘算好的到南山去游玩了。可是，那次游玩令我们没想到的是偷吃了禁果。我绝没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结局。奔放的心，罪恶的情，令我们失去自控。可是，当我们从那个无比甜蜜的、但一想起来就疼人的噩梦中醒来时，便后悔莫及了。玉已碎碗已破，谁也无法将其恢复原状。我们高高兴兴去南山，带着无尽的悔恨回来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不敢正视萨比尔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不知咋的，我有种害羞感，使我在班里沉默寡言了。我也不像以前那样，在公开场合跟萨比尔辩论了。也看不见我在班里活跃的身影了，我的穿戴打扮、行为举止如同做下了见不得人的事情似的，或者好像衣服上有洗不去的污垢似的，在别人面前惶惑、迟疑，总之，我平静如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

没过多久我便发现自己有异常反应。可是，扎紧喉咙的羞耻感，使我不好意思对别人说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殊反应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觉得总



是吃不饱，而且特别喜欢吃酸辣的东西。可是，为什么会这样，我敢问谁呢？！

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无情，一个人总摆脱不了命运的摆布。我的命运也不例外。又过了四五个月，常常骚动不安的肚子渐渐鼓了起来，这时候我有些惊慌了。一天天鼓起的肚子令我惊慌失措、不寒而栗，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。我把肚子上裹了几层腰布，企图瞒过别人的眼目，可是，怎么也找不到解决布满脸面的孕斑的办法。有时，从年龄稍大一些，或者高年级的女生身边走过时，她们看到我脸上的雀斑，我的脸上就像涂了辣子水似的火辣辣的。我懊恨这样的羞辱为什么会落在自己头上。悔恨自己为了一时的欢心，失去了属于自己的自由。可是，这一切都怪我自己，绝不怪萨比尔。因此，这些事情权当背在自己身上，我也毫无怨言。

一天，天空突然响起了天陷地裂般的炸雷，在一个倾盆大雨的夜晚，我开始了分娩前的阵痛。划过天空的炸雷，如同我难以忍受的剧痛一样，一闪而过。如同那个炸雷落在自己头上，我多么渴望，将罪恶的生命迅即推向死神的门槛？我还未曾想到过生命如此无情，分娩的阵痛如死神的尖叫，对一个毫无生活常识的女孩，在狂风呼啸的女生厕所里，你说说，等待死神的降临容易吗？外面是噼里啪啦的暴雨声，时而感觉，我的头顶伸来一个什么东西，如雷炸响。忍受着比校园炸雷惨烈几倍的分娩阵痛，我颤抖着。黑夜分秒紧追，过得非常缓慢。每次炸雷响过，我就好像从厕所的窗户看到死神狰狞的面孔。这时候，难忍的分娩阵痛，如同将我的生命抛向戈壁荒漠……

此后发生的事情，我一无所知，黑夜的暴雨也没洗净我被玷污的躯体。第二天，校园里传出“在女生厕所捡到一个死婴”的噩耗，在从未发生过此类事件的警校，这是个骇人听闻的消息。校园顿时乱成一团，人们一个个瞪着疑惑的眼睛。尤其是受辱的姑娘们的眼睛，都是那么的敏感，恨不得用爱克斯光透视人的内脏，来找出那个骚货。

这时，我为了不露声色，早早地就起床了。在教室里，在学校操场上，紧急查找生下死婴的女生。我好像众多的目光都在盯着自己，羞耻难当，低着头走着。那个雷雨夜过去三天后的下午，校方把所有女生都集中在操场上。蹙着眉头的校长，把全校疑神疑鬼的班主任和穿白大褂的校医都集中起来，让他们站在操场的一边，为什么光把女生集中在操场上，不明就里的女生们叽叽咕咕着，体育老师阿木提的脖子上挂着红布带哨子，叫女生们过来排队。



“向右转!”阿木提下达了口令,他生怕自己的努力不见效,便说,“现在要你们围着操场跑十圈,开始!”

虽然女生们没弄明白跑步的用意,可是一听到口令,便开始跑步了。周长五百多米的大操场,让女生们跑十圈,的确是个不小的考验。为什么这样搞,谁也不清楚。可是,作为警校的学生,以服从命令为天职!因此,人们都咬紧牙关继续着长跑。

“一圈……两圈……三圈……”

我预感到这次长跑,将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。因此我闭紧越来越发黑的眼睛,咬紧牙关跟着队伍跑着。当我跑到第四圈时,便再也受不了了,下身像被敲碎了似的瘫下了。我觉得有一种热乎乎的黏稠的液体,顺着大腿往下流。跑到第五圈时,我便扑通倒地了。阿木提老师拼命地吹着让人不安的哨子。跑得气喘吁吁的女生们掐着腰停下了。所有人的目光都惊奇地转向了躺在血泊中的我的身上。这时候,只听站在操场一边的一个小伙子大叫一声:

“出这点子的人太可恶了,太可恶!”

他就是萨比尔。他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向操场,并冲向一无所知的女生们围观的、昏迷的我身边,抱起我落满尘土的头。直到这时候,才知道事情的原委的穆纳瓦尔,便脱下自己的上衣,盖在流着血的我的身上……

那是个可怕的日子——让人丢尽脸面的、失去尊严的、一个女生名誉扫地的日子,过了一个星期,我和萨比尔被校方开除了。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,令人瞠目结舌。尽管校方也舍不得这两个优秀学生,可是规矩不能破。从那天后,他们就像石沉大海般从学校消失了……

“我没什么可值得对你说的穆纳瓦尔,”阿迪莱轻声说,“我所经历的都是些撕心裂肺的痛苦,没什么可值得一说的,如果是些欢乐的回忆,我一定说给你听。”

“阿迪莱,”穆纳瓦尔轻轻抱着她说,“人的内心仿佛封口的泉。你若不经常把那些腐物清除掉,让那些清水在溪涧汨汨流淌,人们喜欢的泉水亦会腐臭。人若找到了倾吐苦水的好友,找到了倾吐苦水的途径,亦会减轻心理压力。你若仍把我当作你在警校的密友,那你就把你离开我们十年的经历说给我听听。如果回忆那些日子,对你不造成伤害的话。”

阿迪莱深深地叹了口气,便转向穆纳瓦尔那边。从湿毛巾中挤出的花白的、洗湿的头发散落在枕头上。没有化妆的脸上,可明显看到更多的皱纹。



她瞅着穆纳瓦尔躺了一阵。这一刻她不知从何说起。

自从那次学校操场上长跑后，我想到了死。因我在全校出了名，这下再也无脸见人了。我得到了萨比尔，我认为，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。我也曾看到，那些对我妒火如焚的大眼睛，时刻紧盯着我。那一部分女孩，一有机会，她们就想把我撕成碎片，才能解心头之恨，常能听到她们咬牙切齿的声音。这不，再也不能在那些女孩面前，像凯旋的将军般大摇大摆地走了。像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女孩，在全校臭不可闻了。一个人，即便是身上长了任何疮疤，把身上的任何一处割去，她都可以忍受。我在那个雷雨之夜，在学校女厕所里，不也忍受住了分娩的剧痛。可是，当那次名誉扫地后，我就怎么也忍受不了了，真想一死了之。当我栽倒在姑娘们中间的那一刻，我在心里呐喊着：“真主啊，求你收了我的灵魂吧！”也许罪恶的祈求是无效的。等我醒来，睁开眼睛，我已躺在学校医院了。病床的两头坐着你和萨比尔，是你们看护着我。我知道我还活着，死神离我仍很远，我便放声大哭起来。这时，我已听不进你们热忱的劝慰了。

本来我都想好了，遇到任何灾祸，都由我一个人承担，我不想牵连萨比尔。让我们环操场跑步时，萨比尔也站在一边看着。他一看到我栽倒，就毫不犹豫地冲进了操场。他若不是个真正的男子汉，换个只顾自己的人该多好。这种勇气，就是再过千年，也不会在他心中萌生了。

我想到死，但是，我想找个不太受罪的办法去死。这时，他好像发现了我想死的念头，便一步也不肯离开我的身边，并坚持说，要死咱俩一起去死。当我想起他在学校操场上，像离弦的箭一样冲过来的样子，我想我若死去，他也活不成，他一定会信守诺言。

“说真的我不想死，”萨比尔握着我的手说，“一个人在这个人世上，会遇到什么，谁也不好说。那次我们鬼迷心窍，谁也没想到，事情会成这样的结局。为了一时的快乐，是我毁了你啊阿迪莱，是我断送了你的前程，是我毁掉了你的幸福。这下，无论遇到什么，咱俩就共同担当吧。你若想死也可以，我愿跟你一起去死。可是，你想过没有，死，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途径。假如咱俩一起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说不定还有许多可以洗清罪过的机会哩……”

听了他的话，我便放弃了死的念头。他若能与我一起死该多好啊！我若选择了死，萨比尔也会跟着我做伴。

过了一个星期，校方把我们开除了。一切过错都是我们造成的，你能怨



谁呢？学校有它自己的规矩？！像我们这些破坏规矩的害群之马，学校做出开除的处分，已经够轻了。我俩离开了学校。我像魂不附体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就这样，我是不能回家的，我无脸见我的父母。我想死却又死不了。仿佛往后的日子是个无底的黑洞。我神魂颠倒地跟在萨比尔身后走着。

“回我家去吧！”萨比尔走到南郊一个树林间说，“我的父母都是好人，在他们的帮助下，等找个出路后，再到你家去，看望你的父母。可以吗阿迪莱？”

我对萨比尔感谢不尽！在那些危难的时刻，他连一句埋怨我的话都没有。他开始怎么对我好的，在那些危难的时候，也同样珍惜我、照顾我。所以，我也流着眼泪同意了他的意见。

三

第二天，我们搭上了去萨比尔家的班车。途中无数纷乱的思绪闪过我的脑际。我有什么脸面进他家的门呢？知道我俩被学校开除了，他的父母会咋想呢？他们会把我当成未来的媳妇吗？会不会把我撵出门去呢？往后的日子会怎样呢？

一路上，这些思绪缠绕着我。直到这时候，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到，名誉、贞洁对一个女孩是多么重要，失去这些的女孩，就无脸见含辛茹苦、抚养自己长大的父母。不管多么喜欢萨比尔，在那个时刻，至少也应该喊叫一声，也不会酿成今天的懊恨。萨比尔也会安心读书，像老师期望的那样，成为未来的法学家。

一想到这些，我就悔不该当初。

第二天快到中午时分，我们到达这座城里。萨比尔背着沉重的行李包。我提着装零碎东西的提兜。可是，这个提兜对我来说，是那么的沉重，我不认为它是个普通的布包，仿佛提着我们的地球似的。我们无声地走着，我看着他从未低过的头，今天却是那样地朝下耷拉着，我知道他的心里在想着什么。也许他也后悔了吧？想着这些，我便拉拉他的衣襟。

“萨比尔，”我轻声说，“如果你就这样把我带回家不方便的话，我就先别回去吧。我给你找的麻烦已经够多了，我绝不怨你。你就扔下我走吧，我也有真主赐给我的日子哩。我也不是个小孩子，给别人家带孩子也能活命。”



“你想到哪里去了阿迪莱?”他用嘶哑的声音说,“即便是这样,我还在盘算我们今后的日子哩。你就别胡思乱想啦,也别想着给人家去带孩子啦,我们结了婚,就不愁没你带的孩子。我们有你带的孩子哩。”

我一听他的话,便心软了,我用感恩的目光注视着他。

“我们到家后,”他轻声说,“也许我的父母一下接受不了你,我不敢保证他们不对你说些你不愿听的话。我知道,我的父母虽说都是好人,但他们都是比较守旧的人。也可能他们不太情愿接受一个自己找上门来的媳妇。再说我们又是被学校开除的。这对他们来说更不能接受。假如我不在的时候,他们对你说了些难听的话,惹你生气,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时间会化解一切,会忘记一切。我会慢慢说服他们,没有你就没有我的生活。为了我,你就忍受这一切吧,阿迪莱。”

我知道了一切,萨比尔原来在为我犯愁呢?!就这一点,他在我心中,一下成了伟人。直到这时候,我才明白,我在学校里遭遇女生们嫉妒的真正原委。

萨比尔拐了个弯,到一个红砖砌成的、漆成核桃皮色的大门口。大门的一扇半开着。院子打扫得干净整洁,墙壁用水泥抹得光滑平整,放在门口的板床上铺着大红和田地毯,葡萄架下的矮墙上摆放着一盆盆鲜花,仿佛对来人伸开欢迎的臂膀。我们进了院子,看到有个老人坐在门口的那个板床上。他白须垂胸,戴着小白帽,穿件没系口的黑色短袍,若有所思地坐在那里。有两个小花猫,睡在他的双膝上。此情此景,使人想起童话中静坐大殿里的隐修僧来。也许老人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,便蹙着白眉毛睁开眼,一看到我们,他便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。从他膝上滑下去的小花猫,不知咋的,好像生了气似的叫着。我看老人,比看那些喵喵直叫的猫还专注,我若不生成人,而生成猫,在这神仙般的老人怀里睡着,无忧无虑地过日子该多好啊?!

“哎,我的萨比尔,我的好儿子,你咋如同天降般地来到这个院子里啦?这就是你吗?或是神魂的化身?感谢真主,前几天我还梦见你头上长了个脓疮,所以,我每天都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施舍,跪在跪垫上不停地为你祈祷,我正为你愁肠刮肚哩,你咋就忽地到我跟前啦我的儿子。都是真主的安排,也没听到你的音信儿,你咋就突然回来了啊我的儿子?是不是学校提前放假啦?”

老人还没等他回答,就把他搂进了怀里。他蒿草般干枯的左手上还挂着



一串琥珀念珠。这时，听到院子里有嚷嚷声，一个老太婆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，她一看见我们，叫一声“我的孩子……”便扑到萨比尔身上了。这一来，老爷子、老太婆、萨比尔抱作一团了。看到这个情景，我又伤心了。看来，一个失贞的女孩，再也得不到父母这样热忱的拥抱了。想到这些，我潸然泪下。

过了一阵，萨比尔从他们怀里抽出身来，并向他们介绍了我。

“老爹，老妈，这个漂亮姑娘是我的同学。她是北疆人，想到我们家乡来玩玩，我就把她带来了。如果你们愿意，她就可以做你们的媳妇了。咋样，阿迪莱，如果爹妈也有这个意思，你不会不同意吧？”

我强装着笑脸，却怎么也装不像。这时候，老太婆也来到我跟前，用疑惑的目光看看我，并用布满皱纹的脸贴了贴我的脸。

“你来得好啊孩子，”她轻声说，“千万别见外，回去之前，你就把这个家当成你的家吧……”

我不禁打了个寒噤。老太婆说的“回去之前……”的话，说明我在这个家里没有永远的位置，住上几天总是要回去的。我颤巍巍地点点头。接着老爷子开口了：

“好啦老婆子，让客人上炕吧，有好吃的你就往上端吧。路途遥远，让孩子们吃过饭休息休息吧。”

是的，我在这里是客人，是住几天就该走的客人。一进门就听到的这些话，令我的精神更加低落。我不由自主地抠着指头，如同在众多客人面前没有底气的害羞的姑娘，不好意思地上了板床。老太婆急忙给我们铺上褥子，并铺开餐布，沏上热茶，端来软馕。不知是我在吃馕，还是馕在吃我，我已感觉不出来了。虽然一路上就想着，思想有所准备。但是，我筑起的堤坝，被老爷子、老太婆说的一句话，就毁得荡然无存了。这时，我又一次明白，一个失贞的女孩，在别人面前显得多么没有体面。

过了两天，我也不知道在这个家里该干什么。每天清晨，鸡还没叫，老爷子、老太婆就起床，在灶膛里点上火烧净身水，老爷子咳嗽几声，气喘吁吁地净身去了。接着便铺开跪垫做纳玛孜（念经）。老太婆也围着白头巾，跟在老爷子身后不远的地方，铺上跪垫做纳玛孜。在这样的時候，萨比尔也不能睡了，他也爬起来净了身，念自己知道的纳玛孜。只有我——像身上长了刺似的、软绵绵的被褥也像长了骆驼刺似的，把不幸的姑娘的头蒙进被窝



里哭泣……

“你那个傻里吧唧的同学不念经吗？”一天我听到老太婆奚落萨比尔的声音，“老大不小的一个丫头子，念经的时候，像个死驴一样躺在那里，好意思吗？她爹娘是咋教育这东西的？”

老太婆的话刺透了我的心。只觉得我在这个家里是多余的。

“老妈，”萨比尔也尽量轻声地说，“妈，做纳玛孜要养成习惯才行，她也得慢慢学。要么你就给她教教吧，那样你也会得善功的。”

“等你那东西慢慢学，青稞都黄了，”老太婆喀喀地咳嗽着说，“噢，对了，我的萨比尔，你们啥时候回学校去，报到的时候该到了吧？”

“老妈，还要等一段时间哩，乌鲁木齐发生了传染病，所以，学校才给我们放了假，等传染病控制住了，学校会叫我们去的。”

“那个丫头子没有爹娘吗？她不回家，待在这里放心吗？”

“老妈，是这样的，她的父母在她很小时就死了，只剩一个同胞姐姐。好像她对阿迪莱也不好。所以，在学校里同学们都肯帮助她。你不是也说过，帮助鳏寡孤独的人，能得大善功吗？”

虽然这是萨比尔的母亲说我的气话，可是，它就像浸湿的皮鞭抽打我的心。这时候，我又一次明白，一个失贞的姑娘就是父母健在，也会沦为活脱脱的孤儿！

一个周末，萨比尔上初中的弟弟回家了。他那时大约十五六岁，刚刚长出毛茸茸的胡须，脸庞圆乎乎的，是个俊俏的男孩子。人们都叫他杰乌兰。他在家住了一晚上就又去上学了。可是，那孩子就像他哥哥一样很体谅我。他对我总是笑嘻嘻的，并叫我“阿迪莱姐”。

又过了个把月，我在这里再也等不下去了。老爷子也不像我初次见面那样了，像他的白胡子一样，蹙着全白了的眉毛，坐在那里紧闭着眼睛捻着念珠。不过，老太婆总是忽闪着一双疑神疑鬼的眼睛紧盯着我。她怀疑我，打量着我的形影动作。有时候故意把东西扔到地上，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，接下来便指桑骂槐地嘟哝一番。

有一天早晨，我把萨比尔叫到外面去。“萨比尔，”我们到大门前的路边，我说，“我们回来已经一个多月了，就这样下去会引起老人的怀疑。再说我来这里，已经给你的爹娘带来了沉重的负担。就这样下去，我会被憋死的，这下你该拿主意了。”

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，”萨比尔在我面前像个被谴责的人，他望着我说，“就在最近这几天，让我瞅个机会给家里人说说，也许他们不会有别的想法。”

“如果他们不接纳我，你就别跟他们绕圈子了，”我说，“他们都老了，这么大年龄的人了，我们再给他们添烦恼，恐怕他们是承受不了的。如果他们不接受我，我就悄悄地走好了，这么大个世界，我就不信找不到个安身之地。”

“阿迪莱，千万别这么说，”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掌心里说，“也许我父母会同情我们所遭遇的痛苦，如果不是这样，盛不下你的这个家，对我来说有何用，咱俩就一块儿出去，这么个大活人，给别人打打工也能活命哩。”

“你别为了我，让他们伤心流泪好吗，萨比尔？你想想，如果他们反对我留下，那我就走好了，你就别为我操心了，你好好劝劝你的爹娘，你该多为他们祈祷。只要你幸福我也幸福，别为了我来伤他们老两口的心了。好吗？”

“到时候再说吧。”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。就在那次，我们谈话后的第二天，积在心中的疮疤终于发作了。

那天，杰乌兰放假回来了。萨比尔让他把我带到城里去转转，这就是说，他不想让我待在家里。假如他爹娘说了什么难听的话，他也不想让我听着难受。我也希望这样。所以，我二话没说，就跟着杰乌兰走了。

我们回到家时，家里好像刮起了狂风，呼啸声传向很远的地方。我在门口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像个孤儿，站了很长时间。这时，我才深深感到一个失贞的女孩，在哪里也没有安身之地。

“都是那个脏货惹下的祸，”老太婆叫哭道，“哪有棉花见了火不着的哩？都是那个该死的婊子，都是她眼睁睁地勾引我儿子；真不该啊，我的萨比尔；你咋就放着正路不走走邪路哩，我的萨比尔，难道你的母亲希望的就是这么？难道你父亲让你做的好人就是这么？难道我们为你付出的还少吗？难道你能拿自己的生命跟那脏货赌么？我们总想着儿子要当国家干部了，在左邻右舍面前能抬起头来了。这下可好了，你叫我们在街坊邻居前咋见人哩？你还有心把这个有娘养、无娘管的害人精带到家里来吗？难道你想气死我们不成？呜……呜……呜……”

“老妈，”这是萨比尔的声音，他也好像哭兮兮的，声音有些颤抖，“你别把阿迪莱说得那么坏。这个祸都是我惹下的。难道你不懂女孩子是弱者吗？说真的，不是她害了我，而是我害了她。就因为这个，她现在有家不能回了。



我应该自己做事自己担。你应该正确理解我；不，正确理解我们，体谅我们才对。如果你不愿这么做，也不应该咒骂她。她也是个诚实的姑娘，如今她除了我们一无所有……”

“姑娘？扔在厕所里的不是屎尿，可是未满月的孩子；咋能说她是姑娘哩？你已经神魂颠倒了！我的萨比尔；勾引我儿子的这个害人精，我操她八辈子祖奶奶！天啊，与其害别人就去害自己吧。呜……呜……呜……”

“好了老婆子，别咒骂啦，”这是老爷子的声音，也许他也在气头上，声音有些嘶哑，“这是真主的世界，一切都是真主的安排。你的咒骂算个屁，这是安拉的意思，不能不知足啊，你就闭嘴吧！”

“我就不闭嘴，我死也不闭嘴，”老太婆更加失声大哭，“你想让我把个宝贝儿子扔给一个臭婊子吗？你让我咋能接受这个害人精做媳妇呢？这样的臭娘们，踏进谁家的门，谁家就倒霉。安拉不会降福。我咋能把宝贝儿子萨比尔扔给这个害人精呢？”

我知道我的脸色已经苍白。难道一个失贞的女孩的名字也变成臭婊子了吗？！我的眼前发黑了。整个身心就像风吹起的芦花般旋转，灵魂像饕餮里熊熊的火焰般燃烧。杰乌兰看到我在打哆嗦，便迅即扶着我的胳膊问道：

“阿迪莱姐，你咋了？你的脸色咋像纸一样苍白呢？”

我若无其事地摇摇头。眼泪像决堤的洪流。他听到院子里母亲的哭泣声和叫骂声，竖起耳朵听了听动静，便蹙着眉头进了院子。

“老妈，您就答应我吧，都是您的儿子不争气，辜负了您的希望，您若不答应，我只能对您说再见了。盛不下阿迪莱的这个家也盛不下我。我不能不对我所做的事情负责，如果把这个可怜的姑娘撵出去，让她到哪儿去？这儿没有容她的地方，我就带着她到别处去……”

“我永远都不会答应你，”老太婆更加声色俱厉地叫嚷着，“我喂过你的奶水不答应，从小屎一把尿一把地把你拉扯大，我付出的精力不答应。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呜……呜……呜……”

“哎哟……”老爷子气都上不来了，也许他气喘吁吁地把个什么东西掷向老太婆，院子里传出咔嚓的响声，“老不悻悻的咋这么说话呀这个老妖婆子。唉，你答应孩子不就行了吗，你这个老母狗？给点颜色还往红里染哩，你这个母夜叉。唉，你不看儿子是走投无路了才说这些的吗？你咋尽颠三倒四地咒骂人哩？你还要脸吗，老婆子？你咋睁着眼睛说胡话哩？这不，我们



也不是一辈子没当干部，没拿工资，也不是照样活人吗？我们信徒日用的食粮是真主赐给的，你就别破口大骂了。学校开除了也没关系，我儿子也有真主赐给他的哩。让孩子们住下，这个家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，你懂吗？”

就在这时，一看到杰乌兰，探知根底的萨比尔便来到大门口。他一见我，便知道我听到了一切。他的眼圈也红了。他什么也没说，轻轻走过来拉起我的手，并把我拉进屋里了。院子一片狼藉，摔烂的花盆，打落的花瓣，老爷子摔断的拐杖，都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。腿耷拉在床边上坐着的老爷子竖起的白胡子，像小公鸡的毛一样倒竖着。他的脸红红的，眼里冒着火焰。老太婆坐在床的一角，用头巾裹着脸号啕大哭着。站在院子中央的杰乌兰，也不知给谁说话、说什么，他只是叉着腰在院子里叹气。偌大个院子，就像刚打过仗的战壕一样惨人。

我在萨比尔的搀扶下进了院子，并不由自主地跪在了老太婆面前，这时，我的眼泪就像春雨般流淌。

“老妈，原谅我吧，”我也和萨比尔一样叫老太婆了，“我的确是个坏姑娘，也无脸做你们的媳妇，伤了你们的心，这么多日子以来惹你们生气了，我这就走，从今往后，我不想让萨比尔为了我惹你们生气。我们好像没这个缘分。”

杰乌兰哇的一声哭了。接着萨比尔也掉下了泪珠。我从没见过他也会掉泪。这不，他也在哭，他在为我而流泪，为我而伤心。我感到很幸运。为能把心交给萨比尔这样的人，并得到他诚心的爱而感到心满意足。

“起来吧姑娘，”老爷子喘着粗气，来到我跟前，把我扶起来说，“人没必要给人下跪，你哪儿也不能去。一个巴掌拍不响啊，把一切过错都推到你身上，不合情理。萨比尔也有错，好了孩子，你就留在这里吧，如果有谁撵你走，我们就都担当着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连小鸟儿都能活着，岂能没有我们的活路。”

老太婆呜呜呜地哭了好一阵子，她的肩膀仍在不时地抖动着，她对我的乞求没给任何回答。可是，她的哭泣直到深夜也没停止。

从那天以后，老太婆一见我就呆着个脸，在她眼里我比害虫还可恶，家里的事一件也不让我插手，好像我一碰哪个东西，哪个东西就消失了，或者哪个东西就会被玷污了似的。家里谈不上怜悯，都被冷漠笼罩着，在这里听不到欢乐的笑声。